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101 年度

文學與田野之隙：
日治時期客家圖像之型塑

申請人：楊忠龍

完成日期：2012 年 11 月 30 日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目次

第一章、導論.....	1
第二章、清帝國舊思維的延續.....	5
第三章、西方知識觀的擴展.....	9
第四章、殖民政府調查與地方田野.....	16
第五章、結論.....	22

圖次

圖 1、中壢(チウレキ)街.....	18
圖 2、出礦坑の部落.....	19
圖 3、廣東人の洗濯.....	20
圖 4、大正 6 年閩粵兩族分布圖.....	21

文獻與田野之隙：日治時期客家圖像之型塑

楊忠龍^{*}、林開忠^{**}

摘要

日治時期文獻中的臺灣客家書寫與社會實相為清領、西方與殖民政府三者共構，一是承續著清領時期官方記錄、地方志與文人筆記的偏見，長久以來歧視懷有敵意的論述逐漸被日人所接受；二是明治維新後，西風東漸，日人學習西方新興智識，透過西方傳教士與歷史學家等著述來理解臺灣客家；再者，殖民政府運用調查，加上民間人類學田野，具體論述臺灣客家圖象。因此，清帝國固有思維、西方新興智識、官民田野共構成臺灣客家書寫與社會實相，不論是粵族、客家與喀家等族群稱謂均指涉臺灣客家人群，且還原臺灣客家之聚落環境、風土民俗、宗教信仰、族群經濟等社會實相。綜合以上所論，本計畫將從日治時期官方文書、地方文獻、學者論述逐一論述日治臺灣客家書寫與社會實相，在清代文獻與戰後客家的斷裂之間，匯聚臺灣客家研究的共相。

關鍵字：日治時期、客家人、客家意象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博士生。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壹、導論

自 1980 年代後期以來，因政治解嚴促使臺灣逐漸走向多元、自由的本土社會，也連攜學術研究注重真實與嚴謹的治學之道，褪去政治控制的色彩。在歷經 20 餘年的發展，史料檔案的開放、議題和範疇的不限性，加上近代新興思潮的衝擊，客家研究乃至於臺灣史研究有著豐碩的成果。

以臺灣史研究脈絡來看，提到當代臺灣史研究的豐富而複雜的學術內涵，以及多元而異質的言論景觀，不容忽視近代以來臺灣史研究的長期學術脈絡。具體而言，張隆志（2009）認為當代臺灣史研究的知識系譜，可溯自 19 世紀後期的日本殖民地研究、二次戰後的中國地方史研究，以及 1960 年代的西方區域研究等多重學術傳統。並受到晚清及日治時期臺灣史書寫、戰後海外反對運動，以及解嚴前後島內民主運動等本土歷史論述的影響。近代臺灣客家研究的展開，許多學者們多肯定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帶來的正向力量（徐正光，2007；蕭新煌、黃世明，2008；張維安，2008），促使客家研究蔚為學術風潮。

臺灣學術史的脈絡

近 20 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可謂一門顯學，在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及遺傳醫學等現代學科推波助瀾之下，臺灣客家研究儼然成為一種學術風氣。從「還我母語運動」之後的客家議題相當廣泛也具有深度，以學術史的角度來審視客家研究脈絡，從 1988 年溯源而上至清代臺灣，且圍繞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但其中缺少日治臺灣客家論證，形成斷裂的臺灣客家研究，不過今人研究確有其貢獻與回饋。

張隆志（2006）認為日治初期的臺灣民俗研究，為官方殖民地調查與殖民地人類學的雙重政治和學術脈絡下的產物。由日本殖民官僚、法院和警察關係者為主體的臺灣「舊慣」調查，構成日治時期官方臺灣民俗研究的主要內涵。陳偉智（2009）也指出臺灣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透過西方博物學家、傳教士、

以及日本人類學家之手，將地方社會紛雜的人類社群現象，分類編入種族的全球普遍性知識架構中。

李文良（2003）認為清初臺灣關係文獻對於「客家」的稱呼，雖然在不同的場合會有「客民」、「客仔」、「山客」等等不同的名稱，但從文獻的脈絡可以讀得出來，它們指的都是同樣的一群人。林正慧（2003）在清代臺灣史志中「客」所代表的人群意涵有兩種層次，即別於土著之客，及別於閩主而粵客。其中別於閩主而粵客之「客」，其所代表的人群意涵，亦與後世所認知的客家不盡相同。即使見諸於文獻中的「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後來我們認知的客家，但卻不應如此簡單地等同視之，因為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實包括了使用福佬方言的粵省潮州人，卻未包括使用客方言的閩省汀州府人。

日治客家稱謂的源起

鄭政誠（2005）指出從明治時期到大正時期為止，不論是地方志書或個人著述，對客家多有相同認知，即客家人比閩南人晚到臺灣，因為渡臺時間稍晚，故僅能依靠近山地帶開墾。至於對客家人的稱謂，日人雖「了解」客家人在其他漢族人口中有另種稱呼，如「喀」或「客」者，但甚少使用，而是以在臺客家人的祖籍稱呼，如「廣東人」、「粵族」、「廣東系」、「粵人」等。人類學者藉語言調查終有效察覺移居臺灣之客家人非泛指廣東省各地，而僅是轄下三州人民，另西洋人稱廣東族群為「客家」的用詞，則首度出現在文獻中，而日人在昭和年間對客家族群的認知，顯然較明治與大正年間更為深入正確。

賴旭貞（2009）在〈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中國、臺灣、日本的客家研究〉一文裡引述飯島典子的論證，飯島指出客家人本身眼中的客家等四部分來顯影客家，並得出客家出現在文獻的時間順序是，1830年代的東南亞—1850年代的廣州—1890年代的嘉應州。賴氏認為在羅香林之後的演繹發展，從慣食乾飯、住土樓、不纏足、到信仰三山國王等特定神祇的諸多文化表徵，在在都強化了羅香林力倡的優秀漢族血統和特殊的客家刻板印象，也因此客

家界線相對地僵直和固定。二十世紀後期客家研究的新視野的展開，原引以為豪的諸如族譜、語言，以及食衣住行等文化表象，皆被同樣拿來一一檢證作為客家與其他漢族支系無異，更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關係匪淺的明證，而客家界線也隨之鬆動。

客家研究的反思

20 世紀中葉前，近代客家研究先驅者羅香林多方蒐集史料後完成《粵東之風》與《客家研究導論》¹，形成 1980 年代後期以來的客家研究均圍繞羅氏學說上，不斷地反思和試圖超越羅香林的客家研究。當時值臺灣屬日本統治轄內，昭和 17 年（1942）有元剛才將《客家研究導論》翻譯為日文。那麼不禁要問，在羅氏之前的客家研究為何？日人如何去定義客家，研究客家？日治臺灣客家是否延續清代文獻的謬誤？

中島宗一（昭和 16 年，1941）在《英領馬來、馬來及濠洲に於ける》中說：

客家人來自廣東省，居住山區地帶，從事農業活動，本地人視其為賤民。主客之分是因自宋代以來將客家認為是獐、蛋等蕃族系出同源，將名稱偏附於犬字旁的客，又跟「犵」同音，客家人極力抗爭被污名化，今漢族學者的研究替客家辯護。²

中島闡述客家方言群散居各省，自二千年前賴姓與羅姓從山東南下避難開始，歷經五次大遷徙才有今日之客家，並指出 1921 年與 1931 年英領馬來華僑中客家人各占 18.5% 及 18.6%。該書對英殖民時期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與非馬來聯邦的華僑作詳細的論述，其中可見中國客家原鄉的分布、遷居，來到馬來亞後分布區域與社會概況（人口、職業、產業均有論述）。因此，反思日治時期客家論述與研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長期以來的臺灣客家問題研究，雖脫離客家源流考據，轉向關注於本土文化

¹ 羅香林研究粵東與客家的書籍主要有 1928 年《粵東之風》、1933 年《客家研究導論》與 1965 年《客家史料匯編》等書。

² 中島宗一（昭和 16 年，1941），《英領馬來、馬來及濠洲に於ける》，頁 56。

或社會的客家，然而思索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書寫（Hakka Writing）與客家意象（Hakka Image），驚覺到「客家」意象既模糊又清晰，在廣東人／粵族／客家三者間的名稱定義是如此含糊，但客家／客家的指涉性卻再清晰不過，因此本文就清帝國舊思維的延續、西方知識觀的擴展、殖民政府調查與民間田野等三個層面來論述日人如何描繪客家及其所本。

貳、清帝國舊思維的延續

日治時期總督府以原鄉籍貫作為漢人戶口調查和人群分類的根基，乃承續清帝國舊統治思維，但從 19 至 20 世紀間法屬越南、荷轄印尼及英治海峽殖民地等人口統計來看，顯見日本並未借引西方列強的華人管理模式與分類依據。以 1863 年法國在西貢和堤岸設立 5 個主要幫群為例，是依據中國原鄉區域劃分為「Foukien」福建、「Canton」廣東、「Téochiu」潮州、「Hainan」海南與「Hakka」客家等 5 個幫群 (Li Tina, 1998)，客家人在越南自成一個幫群。此外，1930 年荷印政府發表的《1930 人口調查》統計報告，指出客家人口約有 20 萬人，佔全體華人數 (123 萬) 的 16%，為印尼華人社群之一。臺北茶商公會在昭和 4 年 (1929) 〈華僑の送金〉³ 中指出英屬海峽殖民地支那人有閩、粵、潮、客及瓊等 5 個方言群。縱觀前述殖民地華人分類情況，同為殖民政府的日本當局認定無須以方言群將臺灣漢人進一步析分，造成臺灣漢人內部的認同紊亂，閩西客家與廣東潮人各自被歸屬於閩籍和粵籍，然上述少數人群其本質異於福佬與客家。范振乾 (2008) 亦認為客家人之籍貫多數為廣東省，故被歸為粵籍，閩籍的閩西人或漳州人之中其實有很多是客家人，他們移民臺灣後一律因其籍貫關係被劃入閩籍，自閩粵移民來臺之漢人一直都便被簡單地以其籍貫劃分成閩粵二籍。故閩籍客家人來台後沒入閩籍，粵籍客家人全部化為粵籍，客家人因而在官方文書上，也就是在公共領域及知識領域上繼續「隱形化」、不存在。

李文良 (2003) 認為清初臺灣關係文獻對於「客家」的稱呼，雖然在不同的場合會有「客民」、「客仔」、「山客」等等不同的名稱，但從文獻的脈絡可以讀得出來，它們指的都是同樣的一群人。日治時期漢人分類的誤解與誤釋源自於清朝時期官府、方志與文人筆記視廣東 (粵籍) 為客家的代稱，或將閩籍作同一方言群，續存於日人來臺後的官方與民間，故從歷史事實與現勢來看，學者們從

³ 臺北茶商公會 (昭和 4 年, 1929), 〈華僑の送金〉。臺灣之茶葉, 頁 19。

事早期客家研究時，首要釐清的盲點。同樣地，日人對於客家書寫與意象多引前朝紀事，卻無考證或創見新意。如明治 30（1897）年岡田東寧在《臺灣歷史考》寫閩粵兩屬開墾鬥爭的情況，粵屬來自廣東省潮州、惠州與嘉應州，亦稱客家，並引藍鼎元〈鎮平縣圖說〉與〈粵中風聞臺灣事論〉論述客家屬的始源。⁴石阪莊作《臺島踏查實記》先引嘉慶 16 年（1811）閩浙總督汪志伊奏文提到漳、泉、粵戶口人丁，並將本島住民分為先住人（蕃族）、閩族（泉州府、漳州府人多）及粵族（古稱百越，惠州府、潮州府人多），閩族全島居多且據沿海富饒之地，粵族多赤貧，入山間之地墾稼，男女共同勞動，⁵「因閩族先入臺島，故粵族被稱為客人。閩粵雖相處一島，但仍有舊恨」。

大正 7（1918）年《日本殖民地要覽》⁶亦載〈鎮平縣圖說〉提到「粵族原鄉鎮平縣田少山多人稠地狹，雖有健耜肥牛，苦無可耕之地，群趨臺灣，開墾成家」。廣松良臣（大正 14 年，1925）《最新臺灣誌》道閩族稱為福老（福指福建，老為舊之意），粵族則稱客人（新來の意），數百年來常有爭端，今日已和平相處，互有通婚」。⁷田中一二（昭和 8 年，1933）《臺灣讀本》：「粵族來自於廣東省潮州、惠州及附近，今人口約佔三分之一，晚於閩人來臺，被閩人稱為客人」。⁸臺灣鄉土地理研究編（昭和 9 年，1934）《最新臺灣地誌》提到粵族（廣東人）稍晚於閩族入臺，今日人口約 70 萬，分佈區域在桃園臺地與高雄州之間的山麓地帶，東部也有少數移民。兩族素來不合，言語慣習皆不同，領臺前常反目鬥爭。⁹

從日本明治至昭和年間的文獻思索到清帝國舊思維觀念之深，薛雲峰（2008）就指出藍鼎元對形塑客家負面「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影響還不只如此，藍鼎元把「客家」等同「粵」的「創見」，後來就被這些不明究理的文獻紀錄者

⁴ 岡田東寧（明治 30 年，1897），《臺灣歷史考》，頁 253。

⁵ 石阪莊作編（明治 37 年，1904），《臺島踏查實記》，頁 192-193。

⁶ 全國新聞東京聯合社編纂（大正 7 年，1918），《日本殖民地要覽》，頁 148。

⁷ 廣松良臣（大正 14 年，1925），《最新臺灣誌》，頁 71。

⁸ 田中一二（昭和 8 年，1933），《臺灣讀本》，頁 24。

⁹ 臺灣鄉土地理研究編（昭和 9 年，1934），《最新臺灣地誌》。關於日治時期文獻書寫承繼清代的情形，可參見土屋重雄（明治 31 年，1898），《臺灣事情一斑（2）》；武內貞義（昭和 4 年，1929），《臺灣》；東洋協會（昭和 10 年，1935），《臺灣特輯號》。

一路傳抄下去，而且大多都是負面的描述。¹⁰藍鼎元在〈粵中風聞臺灣事論〉說：「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平臺紀略》，頁 63）。此外，地方志與私人書述已很清楚的描述出「客家」做臺灣一個特定族群的事實，儘管記史者一再傳述著對臺灣客家人的歧視或常不明究理的讓「客家」侷限在「粵」的範圍內。¹¹

日人對於清代客家的誤解及誤釋並非全盤接受，明治 27 年（1894）上野專一在《臺灣視察復命》提到「客家從廣東東部渡臺，有一說是元末遷徙至南方，今日臺灣客家多居住支那人與生番地中間，從事農作」。¹²日本領臺後，小川琢治的《臺灣諸島志》（明治 29 年，1896）¹³中〈凡例〉將客家定義為人種名。緒言指出臺灣剛納入日版圖，臺島治理成為朝野的大問題，地理探究不完全、智識缺乏與典籍真偽難辨造成治理無以憑據（authority），故小川琢治寫《臺灣諸島志》以利官方、學界與民間理解臺灣，書中引用不少清朝文獻作為佐證，亦有小川個人見解。他在論述「客家」〈Hakkas〉方面，不全然照前朝粵屬（客家）書寫：

支那住民中的客家（Hakkas，客仔，哈喀），多來自廣東地方，住民因其是外來者故稱其為客家。此種族慄悍勤勉、耐勞役苦勞。此種族根源、風俗、氣質可見在支那的佛人宣教師記載。蓋客家（Hakkas）之稱是廣東省三種住民之一（另二者為福老與本地），客家先祖自稱從寧化石壁（Syakpyak，福建西部）輾轉而來，現多居於廣東嘉應州（Kiaying）已有千年之久。唐代黃巢之亂，有客家婦人感動黃巢之傳說。

客家男女一體耕作，婦女天足，該族身體強健，常與外（土人）鬥爭，

¹⁰ 薛雲峰（2008），《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頁 58。

¹¹ 前引書，頁 61。

¹² 上野專一（明治 27 年，1894），《臺灣視察復命》，頁 122-123。

¹³ 小川琢治（明治 29 年，1896），《臺灣諸島志》。東京：東京地學協會。

今客家移民多從汕頭來臺島。客家聚落多分布在臺北以南的新竹苗栗山中，南部分布在鳳山附近。近來抵抗我師者，多是此種族。引臺灣府志的玉圃（黃叔璥）¹⁴筆談：南路淡水鳳山附近三十三莊皆粵民，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鬥，倚恃護符。¹⁵

《臺灣諸島志》中的客家記載相當詳實，用西方用詞 **Hakkas** 作為客家代稱，區隔廣東人與客家人，收錄寧化石壁傳說，描述客家人種形態與反抗日本軍隊，最後再引清代黃叔璥的看法作結尾。小川琢治的《臺灣諸島志》（1896）早於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1933）有 37 年之久，且羅氏出生於 1906 年。明治 38 年（1905）竹越與三郎也論當時臺灣支那人種有二，¹⁶一是漳州與泉州合為閩族，有 240 萬餘人；二是來自廣東的客家族，亦記載為粵族，其數 40 萬餘人。不僅是人種學的區別，兼有歷史的及社會的區別，竹越也引佛人ハント《廣東客家族地方巡遊記》的寧化石壁傳說來敘述客家移民歷程。

綜觀近代客家研究在反思與批判羅氏客家史觀方面頗有見地，但日人的記載與觀察所反映的時代氛圍，卻不見討論與質疑，而不斷地被後世史家傳頌。固然，小川等人仍不忘前朝紀事，但也吸納西方新興知識觀補己缺失。

¹⁴ 原文出自〈赤崁筆談〉《臺海使槎錄》，小川將赤崁筆談改為玉圃筆談。

¹⁵ 小川琢治（明治 29 年，1896），《臺灣諸島志》，頁 167-172。

¹⁶ 竹越與三郎（明治 38 年，1905），《臺灣統治志》，頁 187-188。竹越請到時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該書作序。

參、西方知識觀的擴展

19 世紀西方人對於臺灣的觀察不僅在自然環境、地理形貌、人文聚落等層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描述與理解，對於「廣東（客家）人」族群的觀察提供令人深刻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是，其中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或誤釋(misinterpret)著實影響後繼學者與世人在書寫客家意象的偏見與負面觀感。依據研究臺灣自然史 R.Swinhoe (1866) 的〈福爾摩沙記行附錄〉說到：從山谷返回平原時，我經過一個村莊，在瑯嶠略南、略西的地方。那裏有客家人 (Hakka) 居住，是從廣東省北部移居來的。有幾個老年男人官話說得不錯，此客家村莊的首領給我們看有個荷蘭船長寫的一封信 (R.Swinhoe,1866)。¹⁷

19 世紀西方人士在臺遊歷首要目的並非探尋客家人，他們研究土著（原住民、生番與熟番）遠比關心漢人來得強烈與有趣，這些人將沿路順道經過的客家聚落抄錄於日記或信件，且「忠實」的反映客家人在番界附近的巧奪詐取。F. W. White (1870)〈南福爾摩沙內部之旅〉寫道：

1868 年 1 月近月底時，一個朋友和我下定決心，利用那時尚可忍受的涼爽天氣，到福島的內部去探險。我們的目的並非要深入生蕃的領域，而只是想去看看熟番與客家人所據有的地方。¹⁸

White 一行人經六龜里到山杉林 (Sua-sam-la，今高雄市杉林區) 的熟番村落，熟番村民告訴 White 慎防不友善的生番或奸詐的客家人突襲，而那些在田裡工作的人，武器也都放在手可觸及處，所以客家人只敢成群到田裡工作，隨時準

¹⁷ R.Swinhoe,1866,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 This was peopled by Hakkas, colonists from north Kwangtung province.

¹⁸ F. W. White (1870),〈南福爾摩沙內部之旅〉,《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67。

備（生番）受襲。White 認為那些人，從方言聽來，是廣東人。¹⁹

又如 J. Dodd (1882)〈福爾摩沙高山族可能來源之我見〉提到客家人：

誠然，一些新觀念不時經由各階層的中國墾民（叫做客家人，是由中國南方來的移民，包圍野蠻人，慢慢地但很確然地把他們往後趕），以及平埔番（居住在許多與野蠻人領域鄰接的平原）而過濾。……他們某些時期與客家和其他漢人鄰居和平相處。……；同時中國在各地墾殖並各方向地擴展領土已有兩、三個世紀，但除了那些僅取卻往往很奸詐的客家人，年復一年的從原住民那裡取得邊界狹窄的地塊外，他們跟這些部族的接觸並未造成什麼深遠的影響。²⁰

1873 年 12 月，J. B. Steere 與甘為霖牧師在內社（Laisia）的時候，去了一趟客家人居住的市鎮，叫做大湳村（Twalam，今台中市新社區大南村）。他認為此島北部的客家人幾乎跟漢人一樣多，但第一次見到客家人。那些人據稱來自廣東省，但並說不廣東話。婦女不綁小腳。一般不跟其他的漢人居住在一起，被漢人叫做客人，即陌生人。他們是一個很刻苦耐勞，勤勉的族群。似乎比平常的漢人勇敢，因為他們一般據有緊鄰「野蠻人」的邊界。²¹西方傳教士在了解早期臺灣歷史與社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們足跡遍布全臺灣，設立教會教化臺灣人，G. Ede (1886) 在福爾摩沙東部旅行時見到：

1890 年 12 月 25 日：沿著溪流的岸邊，我們繼續前進，直到抵達一個叫巴壘衛（Pa-long-ui，今臺東縣大武鄉巴壘衛）的地方。有些漢人在那裡建蓋房舍，是客家人，他們顯然把豐沃的土地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安全還重

¹⁹ 前引書，頁 69。

²⁰ J. Dodd (1882)，〈福爾摩沙高山族可能來源之我見〉，《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236。

²¹ J. B. Steere (1873)，〈來自福爾摩沙的信件〉，《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97。

要。²²

當晚抵達在巴壟衛的村莊。此地近海，在通往橫越山脈到福爾摩沙西部那條路的末端。晚間的禮拜式時，有幾個村人出席。其中有一位是從楠梓坑（Lam-gan）來的客家（丘陵地帶）婦人。楠梓坑在福島西部，有一個客家人聚會的傳教所。她並非該教會的成員，但常在那裡做禮拜，也會唱聖歌。

今日欲從西方觀點研究 19 世紀臺灣的風土民情，不能忽略 W.A. Pickering（必麒麟）²³在臺灣的見聞。他在《歷險福爾摩沙》中如此形容客家人（Hakka）：

在丘陵區、南岬和與原住民相鄰的邊界等地，住著另一種奇特民族「客家人」，是福佬人口中的「客人」，所操的語言是中國北方官話的一種。幾百年以前，客家人的祖先因「五胡亂華」離開北方的老家，前往中國的南方逃難和發展。

客家人極具進取心，是優秀的農業家和工匠，但生性倔強又好爭鬥，連政府也對他們束手無策。農閒時期，便不斷地打架，也和平埔族人鬥與福佬人打，有時也和自己族人打鬥。

客家婦女留天足，比一般中國婦女自由，使她們在精力和事業方面幾可與男人抗衡。²⁴

Pickering 指出客家人講中原官話，因五胡亂華而南下遷居，客家人生性凶悍、敢於戰鬥，婦女貢獻良多。明治 30 年（1897）松島剛與佐藤宏編輯《臺灣事情》

²² George Ede（1886），〈穿越東福爾摩沙之旅〉，《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340、378。

²³ W.A. Pickering（必麒麟）在臺灣有 7 年之久，從 1864 年至 1870 年為止，在離開臺灣後，1877 年被委任為海峽殖民地華人護民官（Protector of Chinese）。他離臺 28 年後，寫成《Pioneering in Formosa》一書。

²⁴ W.A. Pickering（1898）著，陳逸君譯（1999），《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頁 74-76。

一書除參照前人文獻與田野資料外，²⁵也借重 G. L. Mackay(偕叡理，馬偕)《From Far Formosa》在臺紀事。

19 世紀西方人對客家人的外貌、形態、舉止禮儀等詳盡描述，亦可見 1877 年出版 P. Ibis 的〈福爾摩沙：民族學遊誌〉一文。1874 年他踏上福爾摩沙時，正值日本結束恆春半島的遠征，而歐洲學者爭論著臺灣原住民的起源。為了一探「野蠻人」的文化，Ibis 跟隨俄國艦隊到達香港，之後獨自搭船轉往福爾摩沙，遊記裡詳細記載他看見的客家人：

臺灣府與六龜里之間住著漢人。東邊主要是平埔番，他們把其種族特點保留得比平原的平埔番更好。漢人與平埔番都住在山谷。那裡的土地肥沃，極利於種植。但是在更高處，尤其是在最高的山區我見到一大群特別的人，他們不像漢人，也不像原住民。漢人稱他們為客家人 (Hakka)。他們的外貌沒有一點蒙古人種或馬來人種的影子，而會讓人誤以為是吉普賽人，以為他們屬於印歐人種。有些人聲稱（也許更正確的說這是 Ratze Chines ,Auswanderungs.124 的看法）他們是中國南方山上的原住民，長時間以來跟隨廣東人來到福爾摩沙。到底哪種看法是正確的，很難決定。因為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已變得跟漢人完全一樣了，忘了自己的語言，對自己的過去歷史一無所知。若僅從其身體的外貌來判斷也頗危險。客家人多半很強壯，膚色比漢人和馬來人深。臉是橢圓形的，前額很高，鼻子挺直，扁得適中。嘴型有力，但不厚，嘴也不大。眉毛和眼睫毛濃密，鬍子長得很盛，二十歲的男人已經有很壯觀的八字鬚了，下巴和下顎上的反而卻刮得很勤。他們的臉部表情很有力、聰明，舉止很嚴肅，高貴沉靜就像一個真正的印地安人一樣。女人也比漢人的好，也較漂亮。身材跟男人的比例適中。不綁小腳。客家人沒有村莊，他們散居山裡安靜的隱退處。在那裡種些地，但主要的似乎養牲口，

²⁵ 松島剛、佐藤宏編（明治 30 年，1897），《臺灣事情》，頁 3。

因我看到許多牛和山羊。交易上是以羊毛、樟腦和木藍為主。我對客家人要說的就是這些了。²⁶

Ibis 清楚描述臺灣客家人的外貌與聚落形式，以 Hakka 指涉特定族群，他無法斷定客家人的源流與如何辨識，甚至類比印地安人，但無損對客家人的評價。薛雲峰（2008）認為西方人文獻紀錄裡，臺灣客家人就做為一個「族群」的歷史事實，外國人都稱呼這個族群叫「Hakka」，另稱「客家人」叫「Hakkas」或「Hak-kas」，頂多說明他們來自廣東或廣東的部份地區，但從未把客家人簡化稱作「粵人」或「廣東人」。此外，這群客家人具有反政府的傾向，集體予人的形象是堅毅勤勞與富有戰鬥性，他們的住居地大多在原住民領地附近，是一個不太受官方約束的族群。²⁷

綜合 Swinhoe 到 Ibis 等人的臺灣遊歷，詮釋客家時仍帶有誤解與誤釋，自然影響到日人的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日本明治天皇親政後，致力於西化事業，重視學術發展，政府聘請外籍教師至日本教授西方新興智識，若論臺灣研究的開展，則必先借重 Ludwig Riess 的學識。Ludwig Riess 所著的《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²⁸1898 年由吉國藤吉譯為日文。1887 年 Riess 應聘至日本東京帝大任教，教授科目為西洋史學，與坪井九馬三同為史學科教授。²⁹Riess 講解西洋史學，介紹新的研究方法給日本學生，共歷時 16 年之久，直到 1903 才返回德國。

《臺灣島史》是 Riess 在東京「德國東亞學會」的演講，1897 年 4 月刊於德國東亞學會雜誌第 6 卷第 59 號，³⁰全書以西方觀點來審視臺灣。該書第二章

²⁶ P. Ibis (1877)，〈福爾摩沙：民族學遊誌〉，《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89。

²⁷ 薛雲峰（2008），《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頁 73。

²⁸ Ludwig Riess (1861-1925) 生於西普魯士，1884 年以「中世紀英國議會的選舉權」論文獲得哲學博士。

²⁹ 坪井九馬三 (1859-1936)，大阪人，歷史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³⁰ 《臺灣島史》有 2 種日譯版本，一是 1898 年吉國藤吉的全譯本，另一是平山勳的上半部譯本。周學普是以德文文本為主，並參考日譯版本，將《臺灣島史》譯為中文，收錄於 1956 年臺灣銀

從中國被驅除出來的客家人，也同樣分佈於該島的西部與北部而雜居在許多種族之間。荷蘭人在 17 世紀中葉利用他們作通譯以與酋長們辦交涉，以為他們也就是中國人。他們也從專於臺灣的物產與外國貨物的交易。
(Riess,1897)

小川琢治撰寫《臺灣諸島志》過程中參考東京地學協會³¹及東京獨乙亞細亞學會（德國亞細亞學會）等文獻材料，並得リース（Riess）與坪井等人的協助，檢示清代文獻、內地（日本）及西方研究經驗完成《臺灣諸島志》，卻也顯示日本對於臺灣風土人情的一知半解，但對於「客家」有明確的定義，如「支那住民中的客家（Hakkas，客仔，哈喀），多來自廣東地方，住民因其是外來者故稱其為客家」與「蓋客家（Hakkas）之稱，是廣東省三種住民之一（另二者為福老與本地）」，客家稱謂涵括客仔和哈喀，來自廣東不全然是粵族。像是昭和 2 年（1927）《臺灣史》討論臺灣人綜和風土，引述リース的《臺灣島史》記載臺灣風土環境對在臺歐人為一大危險。³²

因此，「欲治其國，首重詳查」成了日本領臺後推動治理的指導原則之一，學者與官僚紛紛沓至。然則小川的疾呼未引起共鳴，其後的臺灣或客家書寫仍是雜亂無章。以村上直次郎為例，他與臺灣之淵源始於 1896 年受拓殖務省囑託編輯臺灣史料，特別重視荷蘭檔案、傳教士報告、書信等史料，是受到 Riess 不少的啟發。³³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村上直次郎獲聘為史學科教授並前往荷蘭、英、西班牙、葡萄牙四國及蘭領爪哇考察。次年 2 月抵臺，擔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葉碧苓，2008）。1929 年兼任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部長，完成了《巴達維亞城日誌》之日譯工作。村上從學於リース與坪井，至外國作田野考察，然

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三集》。

³¹ 吳文星（1997）認為 1878 年東京地學協會成立，為日本師法西方先進殖民國家經驗。

³² 山崎繁樹、野上矯介（昭和 2 年，1927）編，《臺灣史》，頁 548-549。

³³ 村上直次郎（1868-1966），大分縣人。1895 年東京帝大史學科畢業，從坪井九馬三、Ludwig Riss 學日歐交涉史。

他並未對客家作明確的界定。

此外，美國駐臺領事 James W. Davison (1903) 在《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的客家書寫中，提及客家人 (Hakkas) 大多由廣東省移民過來，說廣東方言。此外尚有一些真正的廣東生意人以及散布於各地之零星北方華人。

在日本戶口調查報告，漢人皆列為一項，不分其出身省份；因此，福佬及客家以外之漢人之人數，無法確定。雖然其人數最多不過數千，但是，事實上臺灣之大商人，無論批發抑或零售，皆為廣東人，故廣東幫在臺灣穩然有勢力，不能忽視。³⁴

Davison 認為客家人：(一) 頑固而好戰；(二) 婦女不纏足；(三) 與生番往來貿易；(四) 在危險區域從事樟腦產業，一般說來客家人多居於山區，全島客家人大略 50 萬人 (福佬人則超過 200 萬人)，絕大多數在邊區生存，苗栗以南，南投以北的中部區域而於高雄東南方，也有客家部落。在東海岸南邊的臺東地區，也有一些客家人住著。他指出臺灣漢人戶口調查只有閩粵之分，認為客家語為廣東方言之一，亦有所謂的廣幫商人。

19 世紀西方人士的臺灣見聞不但被翻譯為日文，更有 Riess 等人親赴日本或臺灣從事教學或田野，他們帶給日人不一樣的臺灣思維與世界觀。當然，日人不滿足於此，於是官方與民間陸續投入實地訪查，另闢前代與西方以外的本土蹊徑。

³⁴ James W. Davison (1903) 著，蔡啟恆譯 (1972)，《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411。

肆、殖民政府調查與地方田野

1895 年乙未戰爭結束，日本弭平臺灣反抗勢力，開啟 50 年殖民統治。事實上，日本覬覦臺灣已久，在 1871 年至 1874 年牡丹社事件期間，日本先後派遣學者與軍官來臺調查。張隆志（2006）認為日治初期的臺灣民俗研究，為官方殖民地調查與殖民地人類學的雙重政治和學術脈絡下的產物。由日本殖民官僚、法院和警察關係者為主體的臺灣「舊慣」調查，構成日治時期官方臺灣民俗研究的主要內涵。陳偉智（2009）也指出臺灣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透過西方博物學家、傳教士、以及日本人類學家之手，將地方社會紛雜的人類社群現象，分類編入種族的全球普遍性知識架構中。

日人領臺後，首先登場的是戶口調查。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共進行 7 次人口普查，將臺灣漢人分為福建、廣東與其他。歷次人口普查中，第 1、2 次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第 3 至 7 次為國勢調查。³⁵以上普查中，原／漢、閩／粵為人口種族調查重點，漢人分類依據是祖籍地，非以方言群為主。³⁶依明治 30 年（1897）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的調查結果顯示，日人謂臺灣的客家人是來自「支那中國」的廣東人與廣西人，合稱為「喀家族」³⁷，此一詞彙顯少見及，但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卻是如此書寫，可知日人治臺初期對客家稱謂之一斑（鄭政誠，2007）。誠然，臺灣總督府以喀家代稱客家，然官方佈告文書裡亦未延續使用此稱謂，日後的戶口調查仍採籍貫別。

一般民間文書裡對於「喀家」一詞則有詳盡的敘述，且早於官方調查結果，明治 29 年（1896）從軍記者權藤震二的《臺灣實況》第三章〈住民〉篇寫道：

³⁵ 日治時期人口普查自明治 38 年（1905）第一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起，在 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等年度進行臺灣戶口調查，調查項目含括基本資料、特殊疾病與親屬關係等項目。

³⁶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昭和 10 年，1935），《施政四十年の臺灣》，頁 20。

³⁷ 臺灣總督府（明治 30 年，1897），〈本島居住喀家族ノ戶口及住居地取調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1094，頁 241。

喀家(ハ—力)為一好血種族，挨近生番與熟番，雖從事農耕但好鬥爭。今部族聚落圍成防禦態勢，我(日)軍苦於此戰事，又其常奇襲斥候及輜重。所謂的土匪多源於該族。自元末移住到支那福建地方，再移住臺島。該族習武成風，常臨戰抗敵，現我軍以火攻之陷落村莊，然該族散在全島，不易滅盡。³⁸

權藤震二跟隨征臺日軍，將沿途見聞寫成《臺灣實況》，權藤概述「喀家」聚落型態及如何抵抗日軍盡數寫入書中。〈住民〉篇中將支那移民分述為福州人、廈門人、廣東人、喀家族和屯田兵，綜觀權藤的漢人分類與知識觀雖有歧異，但明確標誌出喀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喀家作為一族但屬於廣東系。《臺灣實況》對於臺灣的描繪，大抵上繼承前清文獻記載，並著錄權藤震二的隨軍觀察。大正7年《日本殖民地要覽》記載大正年間漢人人口約三百餘萬，多在西部臺灣原野居住。漢族又分為泉族、漳族與粵族。粵族多來自廣東省的潮、惠及嘉應州，別名又稱喀家(ハ—力)，生性剽悍，刻苦耐勞，婦女不纏足。(全國新聞東京聯合社編纂：大正7年，1918)³⁹。

大正元年(1912)的《臺灣大觀》描述當時桃園廳距離台北六里半，為廳治所在地，原本為原住民棲息之地，自清乾隆年間廣東人遷徙至此，驅逐原住民之後，墾地為田耕作至今。

距離台北六里半，為廳治所在地，原本為原住民棲息之地，自清乾隆年間廣東人某遷徙至此，驅逐原住民之後，墾地為田耕作至今。

³⁸ 權藤震二(明治29年，1896)，《臺灣實況》，頁45。《臺灣實況》由水野(遵)民政局長題字，鮫島參謀長題歌，全書分為六章。1871年牡丹社事件，記者岸田吟香隨軍將征臺之役連載於〈東京日日新聞〉，亦有美籍記者E.H.House完成《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一書。

³⁹ 全國新聞東京聯合社編纂(大正7年，1918)，《日本殖民地要覽》，頁145-147。

《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載述昭和 5 年（1930）中壢（チウレキ）街的概況：

中壢街位於桃園街南方十二公里處，是桃園、大溪、新竹的交通要衝。中壢有「中間的街邑」之意，由於昔日作為台北新竹間的中間市鎮而發達，其地名來源於此。中壢街主要為廣東人和福建人雜居於此，據說舊時此地有許多打鐵店。⁴⁰（日本東京改造社：1930）



〈圖 1〉中壢（チウレキ）街⁴¹（今日桃園縣中壢市中壢里）

苗栗大湖庄在苗栗的東南 25 公里半之處，靠近蕃界線的地方。出礦坑是在其中央的廣東人（客家人）聚落，雖然現在有汽車可以抵達，不過以前的台車軌道穿過道路的正中央，這是只有在臺灣才看得到的景象（日本東京改造社：1931），

⁴⁰ 《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頁 72。

⁴¹ 中壢街位於桃園街南方十二公里處，是桃園、大溪、新竹的交通要衝。中壢有「中間的街邑」之意，由於昔日作為台北新竹間的中間市鎮而發達，其地名來源於此。中壢街主要為廣東人和福建人雜居於此，據說舊時此地有許多打鐵店。大多數的居民都以打鐵為生，主要從事鑷、鉞、牛車車輪、金銀工藝、機械類的生產，加工品販售至全台各地。然而，由於打鐵業的資本額低，加工技術又不發達，其手工製品漸漸被更優良的產品所取代，於是市場漸漸消失，打鐵工業漸漸沒落。《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頁 72。

從桃園、中壢到苗栗皆有廣東族（客家）聚落。



〈圖 2〉出礦坑の部落⁴²（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

視野轉往南方，南部高雄州的廣東族（客家婦女），客家聚落的農家情景到哪裡都是一樣的。「稻垛堆的高高的，四處都可以見到溫馨的祝賀著收成的場面。有潔癖的廣東婦女專心地在河水中洗衣服，地點是屏東的郊外」（勝山吉作：1931）。

43

⁴² 日本東京改造社（昭和 6 年，1931），《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臺灣篇，274 頁。

⁴³ 昭和 6 年 6 月 28 日，〈廣東人の洗濯〉，《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頁 242。今日地點在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



〈圖 3〉廣東人の洗濯⁴⁴

戴炎輝談論到赤山（今屏東縣赤山萬金庄）的平埔族受到清治時期福建與日人領臺後客家移民的侵逼，平埔族勢力漸退縮，昭和 15 年（1940）赤山已為平埔、福建與客家三族雜居之地。⁴⁵

客家聚落之外，語言與風俗也是日人推展與觀察的重點之一。臺灣總督府為易於治理，推廣日臺會話研究與轉譯，像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菅向榮及臺北地方法院官元未在〈臺灣警察時報〉介紹日客語對照；東勢郡石岡庄賴阿龍〈客家的婦人〉形容客家婦女相當入理，他說「客家婦女整日勞動，一生無閒」。⁴⁶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調查與民間田野成果豐碩，如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到國分直一對於臺灣的自然史、環境史與人類學史研究作出偉大的貢獻。綜合上論，日人的客家書寫與意象雖受清代與西方文獻的影響，然隨全面田野的開展，「客家」的真實面紗漸被挑起，但未能完整一睹其婀娜多姿的神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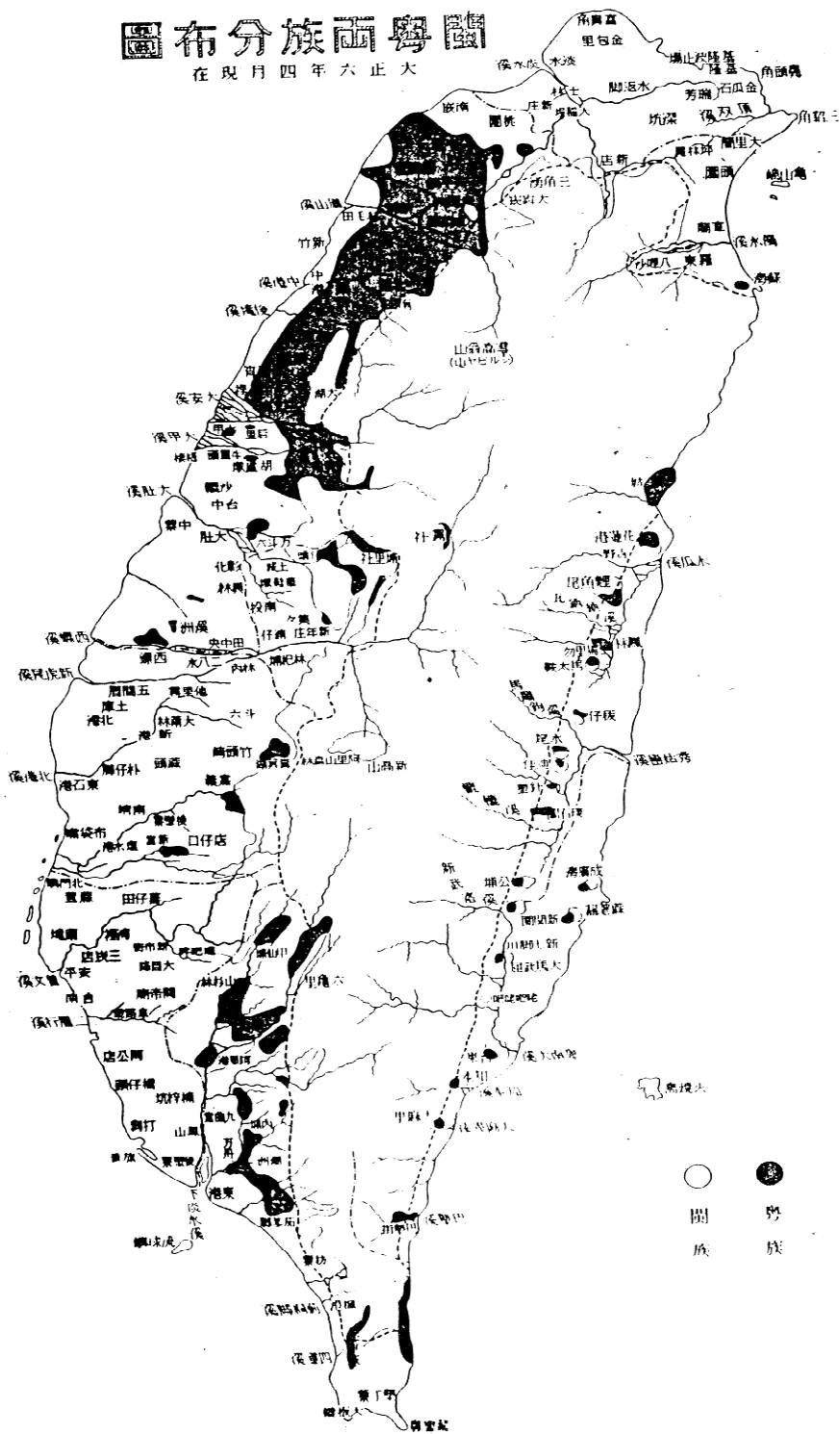
⁴⁴ 勝山吉作（昭和 6 年，1931），《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242 頁。

⁴⁵ 戴炎輝（昭和 16 年，1941），〈赤山地方の平埔族〉，民俗臺灣，頁 10。

⁴⁶ 賴阿龍（昭和 19 年，1944），〈客家的婦人〉，民俗臺灣，頁 39。

閩粵兩族分布圖

大正六年四月現在



〈圖 4〉大正 6 年閩粵兩族分布圖

* 資料來源：山崎繁樹、野上矯介（昭和 2 年，1927）編，《臺灣史》。

伍、結論

明治 35 年（1902）知名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臺灣志》⁴⁷裡開宗明義闡述其書能成，其參照有三：舊清國政府纂修的志書與文人筆記，例《臺灣通志》、殘存的《鳳山采訪冊》及《雲林采訪冊》等書；歐米人文書，如 C.E.C、R.Swinhoe 與 G. L. Mackay 等人著作，並得 L. Riess《臺灣島史》新銳智識；日人著作，像小川琢治的《臺灣諸島誌》。換言之，日治時期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為清帝國舊思維、西方知識觀、官方調查與人類學田野所建構，激盪、誘發出客家的共相（universal）和殊相（particular）的關係。

遺憾的是，日人在官方資料與民間文獻中雖有少數詳錄客家族群的稱謂、移民過程、聚落型態、社會組織等事實，但無法撼動官方政策與扭轉客家負面意象，承襲清朝、近代西方的偏見歷史觀，加以自身田野的侷限性，導致日治時期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偏離史實，也影響近現代以來臺灣甚至西方學者專論臺灣客家時，必須正其名考其實。

不僅是臺灣客家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客家學者也反思羅香林「客家中原論」的盲點，客家中原論訴諸的是自我認同，並強調漢人正統性，仔細推敲羅氏秉持論點，著書立說不離時代環境影響，對於當時受日人統治的臺灣客家，其學說影響遠不及西方傳教士與日本學者。今日臺灣學界在從事客家研究時，嫁接於彼岸的羅氏立論值得學者商榷。從歷史脈絡論述臺灣客家時，從清代、日領到戰後為代代延續的事實，一旦迴避或忽視日治臺灣客家論述，除了無法完整拼湊歷史事實外，也易陷入只見首尾的歷史迷霧中。

⁴⁷ 伊能嘉矩（明治 35 年，1902），《臺灣志》，頁 14-17。

參考文獻

1、書籍

一般史料

上野專一（明治 27 年，1894）。《臺灣視察復命》。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0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小川琢治（明治 29 年，1896）。《臺灣諸島志》。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0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權藤震二（明治 29 年，1896）。《臺灣實況》。東京：東京法學社。

松島剛、佐藤宏編（明治 30 年，1897）。《臺灣事情》。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1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岡田東寧（明治 30 年，1897）。《臺灣歷史考》。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16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伊能嘉矩（明治 35 年，1902）。《臺灣志》。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2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石阪莊作編（明治 37 年，1904）。《臺島踏查實記》。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1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東鄉實、佐藤四郎（大正 5 年，1916）。《臺灣植民發達史》。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3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全國新聞東京聯合社編纂（大正 7 年，1918）。《日本殖民地要覽》。日本經濟新誌社。

廣松良臣（大正 14 年，1925）。《最新臺灣誌》。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44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勝山吉作（昭和 6 年，1931）。《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臺北：勝山寫真館。

臺灣鄉土地理研究編（昭和 9 年，1934）。《最新臺灣地誌》。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166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昭和 10 年，1935）。《施政四十年の臺灣》。《中國方志叢書》，第 171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Ludwig Riess 著（1898），周學普譯（1956）。《臺灣島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James W. Davison 著（1903），蔡啓恒譯（1972）。《臺灣之過去與現在》，收錄於「臺灣研究叢刊」第 1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W.A. Pickering 著（1898），陳逸君譯（1999）。《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

近人著述

徐正光主編（2007）。《臺灣客家研究導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等主編（2008）。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臺北：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2006）。看見 19 世紀臺灣：14 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

2、期刊論文

呂嵩雁（2002）。〈《客英大辭典》的客語音韻特點〉。花蓮師院學報。14，143-161。

李文良（2003）。〈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141-168。

林正慧（2006）。〈從客家族群之形塑看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客」—「客」之書寫與「客家」關係之探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0，1-61。

姚人多（2006）。〈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

研究。42，119-182。

陳偉智（2009）。〈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
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1-35。

張隆志（2006）。〈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
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33-58。

張隆志（2009）。〈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161-184。

葉碧苓（2008）。〈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17，1-35。

3、專書論文

范振乾（2008）。〈從臺灣發展史看客裔之未來—從客家運動 20 年說起〉。載
於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主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臺北：臺灣客家研究學會。35-70。

楊長鎮（1993）。〈羅香林的客家描述—重建臺灣客家論述的一個起點〉。載
於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臺灣客家人新論》。臺北：臺原出版社。85-89。

楊長鎮（1997）。〈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載於施正鋒編，《族群政治與
政策》。臺北：前衛出版社。17-35。

楊國鑫（2008）。〈臺灣的客家問題、客家運動與客家學〉。載於張維安、徐正
光、羅烈師（主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 20 年。臺北：臺灣客
家研究學會。133-153。

Li Tina, 1998, Vietnam,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Lynn Pan ed,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er, p228-233。

4、研討會論文集

吳文星（1997）。〈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臺灣史研究一百
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1-28。

吳文星（1998）。〈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 1999-2028。

楊聰榮（2004）。〈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臺灣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臺北：臺灣歷史學會。

5、未出版學位論文

邱雅芳（2009）。《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薛雲峰（2008）。《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6、技術報告

鄭政誠（2005）。《日治時期臺灣地方志中的客家描繪—以桃竹苗地區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4 年度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鄭政誠（2007）。《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族群人口動態之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6 年度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賴旭貞（2009）。《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中國、臺灣、日本的客家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8 年度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林正慧（2010）。《19 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度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7、電子資料庫

菅向榮（昭和五年，1930）。廣東語の手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瀏覽日期：2011 年 5 月 27 日。

日本東京改造社（昭和五年，1930）。《日本地理風俗大系》。漢珍數位圖書：
臺灣百年寫真／GIS 資料庫。瀏覽日期：2011 年 8 月 5 日。

日本東京改造社（昭和五年，1930）。《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漢珍數位圖書：
臺灣百年寫真／GIS 資料庫。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8 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http://stfb.nt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316338908312>